

冯友兰道德理想与民主政治

耿成鹏, 张枫林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内圣外王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更是儒家思想的主导精神和基本格局。冯友兰是中国现代具有世界影响的哲学家,他的内圣外王思想对现代社会的道德建设与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对现代道德与民主政治进行建构的一种尝试,为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范式。

关键词:冯友兰;内圣外王;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27(2007)01-0005-02

内圣外王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更是儒家思想的主导精神和基本格局。从整个中国文化精神,特别是从哲学高度讲内圣外王,见之于冯友兰1940年2月的《新世训·自序》。《新世训》属谈生活方法,此前有讲纯粹哲学的《新理学》,谈社会问题的《新事论》。冯友兰自谓:三本书是书虽三分,义则一贯,所谓天人之际,内圣外王之道。冯友兰将贞元之际前三书作为一以贯之的内圣外王之学,其中《新理学》着重于内圣方面,《新事论》和《新世训》侧重于外王层面。1942年3月,冯友兰在《新原人·自序》中说“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1]P239}两年后的《新原道·新统》又提到:“所以哲学所讲底,就是所谓‘内圣外王之道’”。^{[1]P359}

新理学的内圣学,主要论述了人如何进入圣域,圣人的精神境界,圣人的存在方式,中国儒家圣人与西方宗教圣者、佛道圣人的关系及圣人的人格。内圣学集中表现了冯友兰的道德理想主义,它继续了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但是又和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不一样,冯友兰的道德理想主义带有现代的特性,是属于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

《新理学》把宇宙区分为只可思不可感的“真际”与只可感不可思的“实际”,并将“真际”作为其形上学的逻辑起点。在冯友兰看来,对于“真际”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理智底了解”,一种是“同情底了解”。而人们进入圣域的途径是通过对“真际”的同情了解实现的。对于“真际之理智底了解”,可以为人圣域之门路。新理学尽管采纳了现代西方的逻辑实证主义方法,但它最终目标一开始就指向了中国式的圣人,这也是《新理学》以第十章“圣人”奠后的原由所在。所谓对“真际作理智底了解”,主要是从全的观点看“真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导向和转进为对大全的“同情底了解”,这种了解就是知天,“从天之观点以观物,则对事物有一种同情底了解”。^{[2]P300}冯友兰认为,有了这种同情底了解,就可以不为经验所羁而超乎经验,并以我之行,充分实现我所依照之理,不为自己所缚而超乎自己达致事天境界;在超乎自己的事天境界中,人们“对于事物之同情,亦继续扩大,以至宋明道学家所谓‘万物一体’之

境界”,^{[2]P300}这种境界就是所谓的圣域。

冯友兰把人的精神境界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生活于道德境界中者是贤人,生活于天地境界者为圣人。天地境界具有超道德超理性的价值,是一种由最高觉解达到哲学境界,“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事天底,在此种境界中底人,了解社会的全之外,还有宇宙的全,人必于知有宇宙的全时,始能使其多得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尽量发展,始能尽性”。^{[3]P233}这里的“尽性”,意味着把人的超越性发挥到极致,不仅超越经验,超越自己,而且超越社会,超越现世,超越人世。

天地境界又分为知天、事天、乐天、同天四个层域,知天然后可以事天、乐天,最后达致同天的境界。“在天地境界中底人的最高造诣,是不但觉解其是大全的一部分,而且自同于大全……此种境界,我们谓之同天”。^{[3]P296}人一旦达致同天之境,知天、事天、乐天也就成为一种事前的预备,换言之,人不能以乐天为极境,更不能停留在事天和知天之中,因为知天、事天、乃至乐天,和自同于大全,尚有一线未达,还不能有无滞无隔的通透之境。在《新理学》中,冯友兰主要谈到知天、事天,到了《新原人》,冯友兰明确提出了乐天、同天,这是对《新理学》的一个重大发展,也是大全由抽象共相转向具体共相,接近绝对实体的重要契机。与此相应,冯友兰在《新原人》中首次论及绝对:“天是绝对,既是绝对,即无与之相对者”。^{[3]P297}绝对实体非理性所达致,只能由个体自己体验和领悟。绝对实体和直觉思维从来就是相伴而行的,而这也就是冯友兰从《新原人》开始便用负的方法,此后日益重视负的方法,以至提出正的方法没有取代负的方法,只是补充了负的方法的主要原因。

天地境界不仅是圣人的精神境界,同时也是人的存在方式。天地境界之存在方式,从《新理学》中的人“圣域”就已初具,到了《新原人》则进一步彰显。人的精神境界并非隔离于人的存在之外,并非虚悬于人的生存之上,而是存在于人的行动之中,存在于人的存在之中,是无我和有我的统一,是入世和出世的统一,是风流和名教的统一,亦即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统一,也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统一,总之“只有在最高

收稿日期:2006-12-11

作者简介:耿成鹏(1951-),男,河南洛阳人,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张枫林(1978-),男,山东临沂人,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在读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

的生活境界中人才是完人”。^{[1]P258}

与此相联系,冯友兰将儒家的圣人和印度佛教、西方宗教的圣者以及道家的圣人作了一个比较。他认为儒家圣人的精神成就,与佛教的圣人和西方宗教的圣者的精神成就都是超世间的,为此他在《新原道·绪论》中说:“是其在超世间底说,中国的胜任的精神成就,与所谓印度佛的,及西洋所谓圣人的精神成就,是同类底成就,但超世间,所以中国的圣人,不是高高在上、不问时务的圣人,他的人格是所谓内圣外王的人格”。^{[1]P272}他还认为道家圣人与儒家圣人一样,也达到了天地境界,但道家圣人把方内与方外统一起来。儒家的圣人,常有所谓民胞物与之怀;道家的圣人,常有所谓遗世独立之慨。儒家圣人的心是热烈的,道家圣人的心是冷静的。这个所谓遗世独立,所谓冷静,意即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逍遥自在,意即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所谓民胞物与,所谓热烈,意即不仅对人而且对物都有强烈的爱心。在冯友兰的心目中,儒家圣人高于道家圣人,甚至较之印度佛和西方宗教的圣者也有过之无不及,并相应提出了“以哲学代宗教”^{[1]P273}的主张。冯友兰的新理学不仅是接着程朱讲的,也是接着整个儒家传统,乃至接着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讲的,新理学的思想体系,不仅是针对出世的佛道两家的,也是与西方的基督教等相关联、相区别的。

内圣外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体两面,外王是和内圣密切相联的,但从两面之分言,外王也有自己的独特内容。一般地说,外王包括圣王人格、王道政治等政治思想的不同层面和内容。冯友兰的外王说是把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和中国当时的现状相结合,提出的新式的政治思想,也是属于现代民主政治的一部分。

外王首先是圣王的人格,内圣是就其修养的成就说,外王是就其在社会上的功用说。外王在社会上的功用包含实际的政治领袖,但并非仅指最高的政治领袖,圣人不一定有机会成为实际的政治领袖,能否实际成为政治领袖也是无关宏旨的。冯友兰在《新原道·绪论》中说,所谓内圣外王,只是说,有最高精神成就的人,可以为王,而且最宜于为王。在《新原道·新统》给出了原因,圣人在他的境界中,不与万法为侣,是首出庶物,所以他最宜于做社会的最高领袖。把内圣外王作为圣王人格,一方面意味着圣人应有经世之志,但儒家传统中人人都能够成圣,而现实社会的最高领袖只有一个,故圣人做王是“应然”而不必“实然”;另一方面要求王者应有圣人之德,无圣德而徒有王位者,如孟子语,可视为匹夫,甚至可以视为独夫民贼。其重在促进王者的德行自觉,促成其实施仁政德治,贵在于现实之维之上赋予王者以超越之维,故王者圣德是“实然”而求其“应然”。两方面的着眼点尽管有异,而其重点均在圣德而不在王位,在心而不在迹。作为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内圣外王,包括着丰富的内容和诸多层面。就圣德的层面来说,它既有不切实际的空想色彩,又有向往至善的理想成分,在这种对真善美的理想追求中,蕴含着用文化理想规正实际政治的意义,具有用圣人之德提升王者,导引王权的作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了民众在前民主政治体制下间接参政的意愿。

王道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构成外王又一基本内容,孟子称

以德服人者为王,以力服人者为霸,这就使王具备了与霸不同的仁政德治的内涵。冯友兰据此发挥说:“在政治上说,政治上底各种事,亦皆有道德底本然办法,及功利底本然办法,依照道德底本然办法以办政治者,其政治是王。依照功利底本然办法以办政治者,其政治是霸。”^{[2]P190}冯友兰这里所说,主要是从道德的观点看政治,把政治制度作为道德的延长。

外王的第三个方面是政治思想:“由于哲学所讲的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哲学必定与政治思想不能分开。”^{[1]P274}如果说冯友兰的王道政治说较多地带有传统儒家的影响,冯友兰的政治思想则较多地吸取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因素。冯友兰认为,民主包含有平等、自由等概念,它的涵义就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等。政治的设施能使人得到自由平等的就成为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的根本要义有两个:第一是要有人是人的观感,而确实知道人是人,“人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意志,凡人都是彼此平等,决不能够拿任何人作工具”。^{[5]P633}这里突出了人的独立性,触及了人的自主性,而独立性和自主性确是民主政治的首要前提,没有人的独立和自主,也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可言。第二是对一切事物都有多元论的看法,特别是人的个体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对人更要有多元论的看法,“人如有所不同,最好听其自然发展,各适其适,顺其性情,不必使其整齐划一”。^{[5]P634}多元论的看法意味着必须有异,必须有不同的东西,有异才能和,有不同的东西才能配合成为和,不能也不应强异为同,“民主政治就是政治要合乎中和的原则,容万有不同,而和合的发展”。^{[5]P635}把中国文化的和合精神和西方的民主政治结合起来,在中国现代哲学家中,冯友兰是第一位。冯友兰还主张,每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去做他喜欢做的事,去想他喜欢的东西。尽管冯友兰尚未认清世无二主的一人政治和人人自主的政治,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体制,有时把二者混为一谈,但不难看出,冯友兰的政治思想确有不少现代的新成分,较之许多民主论者也不逊色,这正是新理学外王观新颖之处。

儒家的入世主义,儒家圣人的内圣外王人格,决定了儒家不能不关注社会问题和生活问题。冯友兰的《新事论》把中国到自由之路作为宗旨,正是其内圣外王思想的必然要求。冯友兰明确指出,中国的自由之路,也就是工业化现代化之路,而现代化并不意味着欧化,更不能等同于欧化,这些提出于半个世纪前的见解,充分展现了一个哲学家的远见卓识。

冯友兰把“极高明而道中庸”作为自己的哲学追求之一,把“阐旧邦辅新命”作为自己的平时志事。冯友兰并不仅仅关注民族问题,整个人类社会也在他的视野之内,在继《新事论》之后写作的《新世训·致中和》中,他接着探讨了人类的大同世界问题。他认为,在所谓的大同世界中,各个人的“异”,各民族的“异”,都存在,并且大家都还特别尊重其存在。不过这许多“异”,都是“中节底异”,合许多“中节底异”,以成一个“太和”,这“太和”即所谓“大同世界”。这一方面承继了中国儒家的大同理想,另一方面又给其注入了新的因素,也使大同的范围真正扩展到了全人类。

由上可见,新理学的内圣学因引进西方的现代逻辑方法,成为一片空灵的形上学,克服了程朱理学拖泥带水的毛病;新理学的内圣学,将道德上的圣人,转进为道德上理智上都完全的圣人,将静的圣人转变为动的圣人,将精神之(下转15页)

生工作的重要性、卫生工作的宗旨原则、卫生工作的方法、卫生工作的重点等一套完整的医药卫生思想。这些思想很丰富,也很有中国特色,特别是针对社会普遍反映的看病贵,广大农民看不起病,因病致贫等问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实践证明,毛泽东的医药卫生思想是正确的,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仍然要继续坚持它,并使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医药卫生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它也将为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好地造福人民的健康、发展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 [2]山东省中医药局.毛主席对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指示[M].济南:山东科技出版社,1997.
- [3]教育科学研究筹备处.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
- [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 [5]邓力群.中外名人评说毛泽东[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冯喜忠]

On MAO Ze-dong's Thoughts of the Medical and Healthy Work and Its Reality Value

LIU Jie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of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05, China)

Abstract: When MAO Ze-dong led the Chinese people to carry on the revolutionary construction, he paid a lot attention to the medical and healthy work who had gradually formed the medical ethics of "serving the people", "saving from death and assisting the wounded", and the thought of combining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skills, moreover, to lay big part of Medicine and Healthy work to countryside. Up to now, these thoughts also have the certain significance to us to build the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MAO Ze-dong; the thought of medical and health; harmonious society

(上接6页) 域的圣人,境界与存在并在的圣人,从而使圣人的精神境界更多地化为一种生存的睿智和生活的智慧,化为一种存在状态;新理学的外王学,强调民主政治的重要,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个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承认人的生理欲望和心理需求,看到了人的情感的重要,明确指出工业化、现代化是中国自由的必由之路。就此而言,新理学确实不是照着程朱理学讲的,这是新理学之所以为新理学之所在。我们还应看到,新理学的形上学,一开始就潜伏着中国哲学观念和西方观念的矛盾,存在着逻辑方法和直觉方法的张力。这种张力和矛盾,到《新原人》和《新知言》有了缓和与减弱,但尚未达到圆融无碍的程度。新理学的外王学,把政治作为道德的延长,未能脱出传统外王观的窠臼,特别是新理学的内圣学,把同天与自同与理世界相提并论,把包括人在内的事物作为

永恒的理的例证,并把“一社会内之分子,依照其所属之社会所依照之理所规定之基本规律以行动,以维持其社会之存在”,^{[2](P190)} 作为一切道德之同然。就此而言,新理学确实是接着程朱理学讲的,这是新理学之所以仍然是一种理学之所在。

参考文献:

- [1]冯友兰学术论著自选集[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
- [2]冯友兰.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2.
- [3]冯友兰.新原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
-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 [5]冯友兰.三松堂全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 冯喜忠]

FENG You-lan's Morals Ideal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GENG Cheng-peng; ZHANG Feng-lin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Public Management,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 "Asaint in his heart and lording outside" is the basic spirit in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hinese philosophy, and is also the Confucianist thought leading spirit and the basic pattern. Feng Youlan is a philosopher which has the world influence in the Chinese modern age. His "Asaint in his heart and lording outside" has a vital significance to the modern society's moral reconstruction and the democratic political construction, and is also an attempt to the modern morals and the democratic politics embarks from the China traditional culture. It provided a new model to carry the modernization for us.

Key words: FENG You-lan; Asaint in his heart and lording outside; modern value